

書

晦屏先生文集

樂

共六



晦屏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上大山李先生

甲申

伏惟冬寒靜養體度萬重及聞近間駕向南洲與川水
諸長老將參校刊補此實斯文大事使前輩未完文字
庶得賴而無憾而為後學無窮之惠者實亦有待於今
日其為儒門之幸亦如何哉體仁雖無似亦竊有從行
之願以暫厠講席之末而參聞緒論則所得深淺雖各
隨分而私幸則厚矣金休彥近有來往否此人想無家
冗之縛其於遊學從師宜無泥而沮之者恨未得此肩



執經也近日擾擾無別工程方將大學或問早晚看讀甚恨其從前沒看只是為應副談說而無一交涉於自己分上也欲援南淵行聲謹茲委控

上大山先生

庚寅

山光水聲中拜辭言旋眷言回首仰止靡及即日春和伏未審道體神休與時增重巖亭歲修之役已次第訖功庶將頤閑否顧今春色向暮山日益暝問柳尋花正維其時而浴沂詠歸之樂實有未易窺覩處恨不得脫出纏繞周旋承教於其間也雨谷遺集伏想已校勘卒業五十餘年操履脩行之義文章道理之妙庶幾自此

無憾垂惠後學豈不為斯文一大幸耶頃進擾擾未及
究覽全帙而念其與柳叔遠書所論工夫功效數篇及
日課幾條當日承教謂當剛去而倉卒妄對未及思量
竊以為不必然矣歸即更思自悟所見之甚滯此卒與
史家筆削事不同要當剛而又刪精擇其可存者有之
然後庶幾為揄揚盛德之實而不為誤後學累先覺之
歸古人編校之例蓋不出此而當日下教云云意有在
焉顧此蒙見乃不得深思及此而竊爾進言此不但有
乖於編校之例至於為先覺至誠闡實之地固有十分
未安茲敢提質及此惟冀裁察去就務歸至當由千萬伏

望

上大山先生 辛卯

頃伏聞 除命新降五馬催發康濟一方是以為兆區
區欣慰不但為私而顧惟以表晚氣力適丁窮陰向北
遠征易以生患恨未能進謁承誨於啓程之日也既又
伏聞旋駕中途還尋初服高山松桂翫適依舊向外一
番交象雖或不無可問而伏念大君子宵中義理瑩然
進退行截自有定筭後生末學有難以意慮料測而寒
程遠駕得停行役之勞下懷懇懇實以此為幸也體仁
當卽趨謁無有質疑而憂冗牽縛一出無隙瞻仰德儀

只切愧悚謹此奉書煩告惟竚早晚

上大山先生戊戌

屏跡寒郊意想稍閒收拾殘書料理舊
登門請益得蒙提誨有所開警其觀感
或不無啓憤發悱底境界而疾恙纏身
窮巷杜門自在雖欲一褰蒙蔽快覩是
可得也卽日窮陰氣候頗乖伏未審清
適觀書應物翫樂自然否體仁奉親應
二子弟看經讀書往往相發於語次處
於是可驗欲錄出一二條未透澈處提

間所與知友相論之說從當一番仰質以結其趣也河
丹溪延謚旌閭韻近始構得二篇庸詞拙語於先生軒
天之節 聖朝不常之恩不足以發明萬一而伏想一
入鑒裁欲觀妍醜故乃不牢封付上

上大山先生 辛丑

近者豚兒再次登門比還或承賜教或悉口傳伏審
聖批優許養專林野觀書翫物惟意所適伏惟大君子
出處行藏是係時運之盛衰固若可恨然而後生末學
得相繼來往於門下請業質疑亦足以見天意之不偶
然而欲永斯道之傳於無窮豈不深可幸哉豚兒非無

趣向可觀而於蹊徑門路全然蒙昧謂空見棄於
之門而前後來往過蒙獎許與聞至論感誦德音
知所以爲報也使終出入大鞬之中得受鎔化其
言丹溪都丈未知畱幾日乃還耶頃造門下歷訪
一宿從容見其眷暱辭氣之間養得已不少試與
討一二段雖未知已到圓活境界而知行偏重之
已換卻舊見此爲不易大抵南道人物氣象自別
多在躬行上得力故終始牢固確實無流俗脂韋
此可尚也豈非儕友之所可敬者乎退陶年譜紙
識當日侍坐目見標識於序節要條上而退歸私

不記序節要一條妄有云云致令長者顧疑還家未數
日伏承賜教其不審妄發固爲可罪豈非所當懲艾處
乎溪門諸子錄卽蒙投賜當受言藏之以待史傳之出
而恐非其任難免僭率得無與不審妄發同罪乎豚兒
袖致一圖而謂自文席特令傳覽仰認不外惶感萬萬
此蓋體用工夫大總會處前輩乃用許多精力爲此固
非區區後生所敢容易窺議而屢日究覽參以古人之
說有所不安於意而未能臆決茲敢畧提仰質不審以
爲如何體仁竊惟自古圖象莫不因其有實體爲圖若
夫河洛圖書是雖不假人爲而亦出於理數自然之實

體也太極圖是模太極之有實體者也心學圖雖排列
工夫而以心之有實體者為主也至若西銘圖仁說圖
此不但理之有實體乃據銘說文字為圖者也何嘗有
懸空立象無實體而苟為圖者耶是知道理自有實體
而工夫無體象可指使工夫而可以為圖則克已三省
戒懼謹獨皆可為圖而敬齋箴一圖乃當只為敬圖而
已不必以箴語分排矣故觀心學圖其於心之體則畫
為圓圈為圖而於敬字則只書曰一心主宰不復加圈
寒岡鄭先生說破其義曰心之有圈以心有方寸之形
而敬則只主一惺惺別無形樣故耶其說可以為證而

前年嘗參於龍巖集時以案上存省圖一圈子或指為
工夫循環之圖而承教為不然體仁亦竊疑之取攷舊
本則案上存省四字下本無圖字而後人勒加稱圖始
知其圈子之不為工夫圖而料或為分界上下而設未
得的證而罷豈不歷歷可記耶是知敬是工夫而中和
是性情之德非有體象可指而乃畫為圓圈層累相加
若太極心性情之為圖而名之曰敬兼中和圖者是不
幾於懸空之象而均為圖者耶抑又念敬兼中和此既
做心統性情而為之圖則按心統性情圖乃特以心為
主而設為圓圈至於性情則不復為圈而只條列層書

屬於心圈矣今以敬之一字謂兼中和則似當以敬為主而為敬作一圈只條列中和於其下以屬於敬而竊觀是圖似亦自知其敬之不當立象而不宜作圈故其舊圖則第一圈內特書心字為主以敬字只借付心字下若天命圖之只附著敬字於天命圈內則是便為心統性情圖而有不得為敬兼中和圖也新圖則第一圈內大書性字為首而繼情圈於其下敬之一字著於兩間似不得為主則此只為性發為情圖而有不能為敬兼中和圖矣其名實豈不相矛盾耶新圖之中和兩圈相銜處有限隔不相通此亦可疑伏聞感教於此已有

云云而敬兼中和之無字似亦不如貫字之穩未知如何其所著圖說則首兩句語意未穩所謂性情者心之寂感似不若曰性情者心之體用所謂中和者敬之體用似不若曰中和者性情之德今若以工夫謂體邊工夫用邊工夫云爾則固可矣而乃以性情之德謂工夫之體用則其語果順乎不順乎且念此圖雖專為工夫而發然若究論中和之德而極於其天命之本然則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所加損此在中庸或問中朱子已說破無餘矣特以其氣稟不一而有不能盡保其本然之

德則未發之際或不無偏倚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已發
之後或未盡中節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故君子於此特
加戒懼謹獨之工為致中致和之道而敬之一字可以
貫動靜一內外而無間則必如是然後乃可以言敬之
貫中和者而若夫中和本然之德則自其稟受之初已
自全具不必待說敬字而始有矣故子思之始言中和
則乃只舉未發之中發皆中節之和而不復帶說敬字
至下節致中和然後方可為工夫於此亦可見其有本
然之中和矣然則今以中和只屬於工夫做得而不說
到本然之德者其說亦未為周盡未知如何却又念心

統性情則以心之為一身主宰而自統其體用敬無中
和則乃以工夫而兼性情之德語雖相近而實不相似
於是而必節節推配若相表裏者其說亦如何體仁以
晚學迷昧無一分實工於平日雖於文句粗淺處亦不
敢容易關喙况敢恣議於性情體用之工而乃若工訶
前輩乎雖然義理至公有不敢一毫苟循而曾疑辨惑
不害於痛敷詳論故担稟書未不自知止伏惟裁教幸
甚體仁秋冬以來無別事為所居洞門佳處欲縛得數
椽看書蓋嘗辱面教勤懇欲必促成故不計歲侵力屈
卒然經始先就小麓臨灘處已築得土室欲於明春更

構精舍數間拙計若此庶將躬詣仰懇冀或寵臨粗償
夙願而窘束之甚甚於古人姑未知屋之必託與否也
盛意於此未嘗不惓惓故乃敢溷陳及此只增惶畏

此去申鼎五即從姪出次弟也年紀已晏所學無本
而亦不忍自棄欲一遊大方之門而得承指教亦可
嘉也罕蒙容而受之進而教之不以空空見拒而叩
發兩端則或不無一分興起之端而凡為其族親父
兄者咸與感誦無已千萬拜祝圖奉並封投還以備
鑒準伏望逐節裁教幸甚

與九思堂金公

東西夏關便信漸稀念前日來往之頻承陪之親未嘗
不為之興慨也伏惟年來抱書還宅願閑中谷溫理家
學超然自守妙悟浚得之趣蓋有後主之所未及知者
而獎引教授之責亦將有所不得辭者矣且念貧雖常
事到極亦難幸不以思量計度之勞有損於清平和樂
之氣否體仁年來別無所事取來古人文字早晚閒看
而亦或有疑或未定處或有窒礙難通處恨未能一擺
憂冗就質座下得以免於終晦也心經釋疑前日借來
謂或別有可看而見其但以小註比例大註書之畧畧
挿錄質疑訓語而只要便於攷覽則不必捨本經而取

此卽欲奉還而恨無便因今始裹上但丁氏泯終未知
爲何許人嘗奉叩於蘇湖丈席而亦未究攷近日或有
所攷錄教如何大學或問今方看讀未得并還或可從
容寬許否但此書看來固多可疑而小註往往有全不
通解者謄寫後嘗已精校無訛耶無印本參證可恨

與九思堂金公

丙戌

雪積湖山寒甚於冬伏惟履泰頤閒神休萬安體仁近
日侍率依前且方來到蘇湖非獨爲訪蒞之計竊亦有
望於啓憤發悱之力而卻恐自家全欠工夫息息來往
仰首問人只成閒言語也春間進候夙計所存今旣來

及半塗若遂轉而前造則不但一拜為可幸離索吝滯
之餘欲就正而請益者固非一端而騎牛行色恟冰徑
歸翹首仰瞻曷有涯際耶或問尚未奉還違教浚矣今
方攜來到此而居家看讀之際不無一二帖標處不可
不以自家所標之冊披閱提質於丈席故茲更少須臾
畱待以質所疑早晚進候要自奉納因為重重叩質計
自顧逋慢無以逃責而亦意長者許引後學使容自力
或不浚以為罪未知如何

與剛窩任公 辛卯

即日南至天道休復伏惟靜中體候膺時神相體仁侍

率依前而久違鐫誨只覺得罪於長者之門慚悚何既
近者一邦之士幸得賢侯講書論學得見當世之所未
見功效之實不敢預必而題目已自不凡豈不可尚耶
藏院十日之會又欲大集老少而其所欲講者乃是太
極圖說云則此其規模不隘與諸講稍別而所講之書
又極深切爲吾輩者當一倍興起講究討論必要及期
應副不至埋沒何必更問在人之虛實耶竊聞日來聚
近方學少於丈席之前講明圖說孜孜不懈伏想啓發
憤悱之功必有不可勝言切欲進參席末得承餘教而
方營妹婚抽出沒計亦無用可攷不得偷隙寓目深恨

深恨

與蔡尚書濟恭○丁亥

卽日仲夏伏惟哀中氣力支安體仁本以委巷寒素知見孤陋區區名姓不足與聞於門下而前秋忽以爲先事遠追行廬粗陳愚見至于今春又極煩瀆前書未及承答而後書繼進可謂溷冒無恥不自量分而執事不以爲罪旣垂惠答諭教鄭重仰請之事又不盡拒體仁之獲幸於門下已過矣非大君子德意之宏何以及此自今以往庶將謹守愚分益自退縮不敢復以尺牘之煩仰溷崇聽而至所受來文字中終有一件大節所係

甚重雖欲恬默無言烏可得也竊念子孫錄中先輩或以族叔而反居族姪下或以前世而反居近世下族行世代全然倒錯而新本所定又忽以前所得當之次移而下之承謂以 旌贈與否爲次遠近見之者無不欽誦文章之盛而至此終不能無恨或曰人家昭穆行代不輕而重作者雖或有以而實未知當然也或曰金石文字與場屋偶儷不同若初不見錄於此則已旣謂有顯望而錄載之則不顧其昭穆行代而特以 旌贈爲重者實無古例又况所錄先輩如某公某公未蒙 旌贈而錄載於 旌贈之上者亦非一二何獨至某公而

必移錄 旌贈之下錯其世代乎以此以彼有未可知
凡有知見者所論要不出此體仁等若但以煩請為嫌
而不肯復為請改之計則是內誣族系外負執事而終
不能無欠於大役也茲與諸宗共放各派譜牒敢以別
紙依族行次書各於名諱下以細字表其代數委人以
上伏望特垂諒恕益恢德意一依別紙釐正下賜則當
依所改刻之謹稽首懇祝

與蔡尚書戊子

頃因宗人稷模伏聞千里譴遷旋蒙 宥還神扶豈弟
氣體冲迪區區仰慰無以容喻體仁跽伏竄聞飲啄自

在本不欲以名姓之微屢函台聽而卽
讀執事所賜鄙宗諸老書乃以先祖碑
割改書處謂非出於執事所次而大疑
秉筆所述體仁竊惟世間事雖或有千
窮慮及此也去年夏五月體仁嘗
不可不正乃走人千里仰懇門下而難
送迷奴特以別紙謄出子孫錄新舊本
次又以空紙付呈請釐正還賜則執事
書辱覆旨意歉懇果釐載空紙以來使
既承命與諸宗相議就原本中裁出三

以別紙所錄來者填寫一依台錄無一字移易雖其字
法庸拙占位太密不免異筆班駁而顧其所次之語不
可謂不出於執事也執事所嘗辱覆書尚珍藏不失宛
如陪晤斯實去年六月十一日所賜書執事觀之豈終
有并忘手畢之理哉當躬詣門下面陳曲折而千里長
途有難猝謀茲敢替走伴書試以去年所賜台翰及別
錄小紙及改書時所裁出小紙二片并封投納要爲左
驗幸勿以煩猥見拒而曲垂鑒照則其逐節開悟之端
無異面陳願執事特垂裁諒更爲寫出碑文一通亟許
還賜則執事德意之宏庶共欽誦不審執事以爲如何

與李方伯 秉模

伏惟端陽令體起居萬重體仁頃拜書諭指日期會據
義引重禮意勤摯竊念寒葦韋布生長畎畝未嘗與觀
聖代治光杜門窮居隨分耕讀蓋欲一遊名卿賢大
夫之門獲破愚蒙而未能也幸今 聖人在上陶鎔一
世曠古盛舉中外興起於是而又有賢方伯乃欲祇奉
聖旨延訪講究棫樸甘棠之化庶幾於吾親見體仁
雖極愚昧豈不自知踴躍奮發樂赴盛會有以共誦太
平之化而得遂其素志萬一也故於拜書之日不敢有
所規避恭修覆書必欲趁期赴會而便回數日策馬臨

發中夜疾作
敢頃刻出戶
書仰溷伏惟

答李

一出三朔始

案德意鄭重

感愧第審彼

鍾安得不爾

是慰祝大夫

也蓋嘗畧聞

眷存

門憊

而崇

屢次

花滿

相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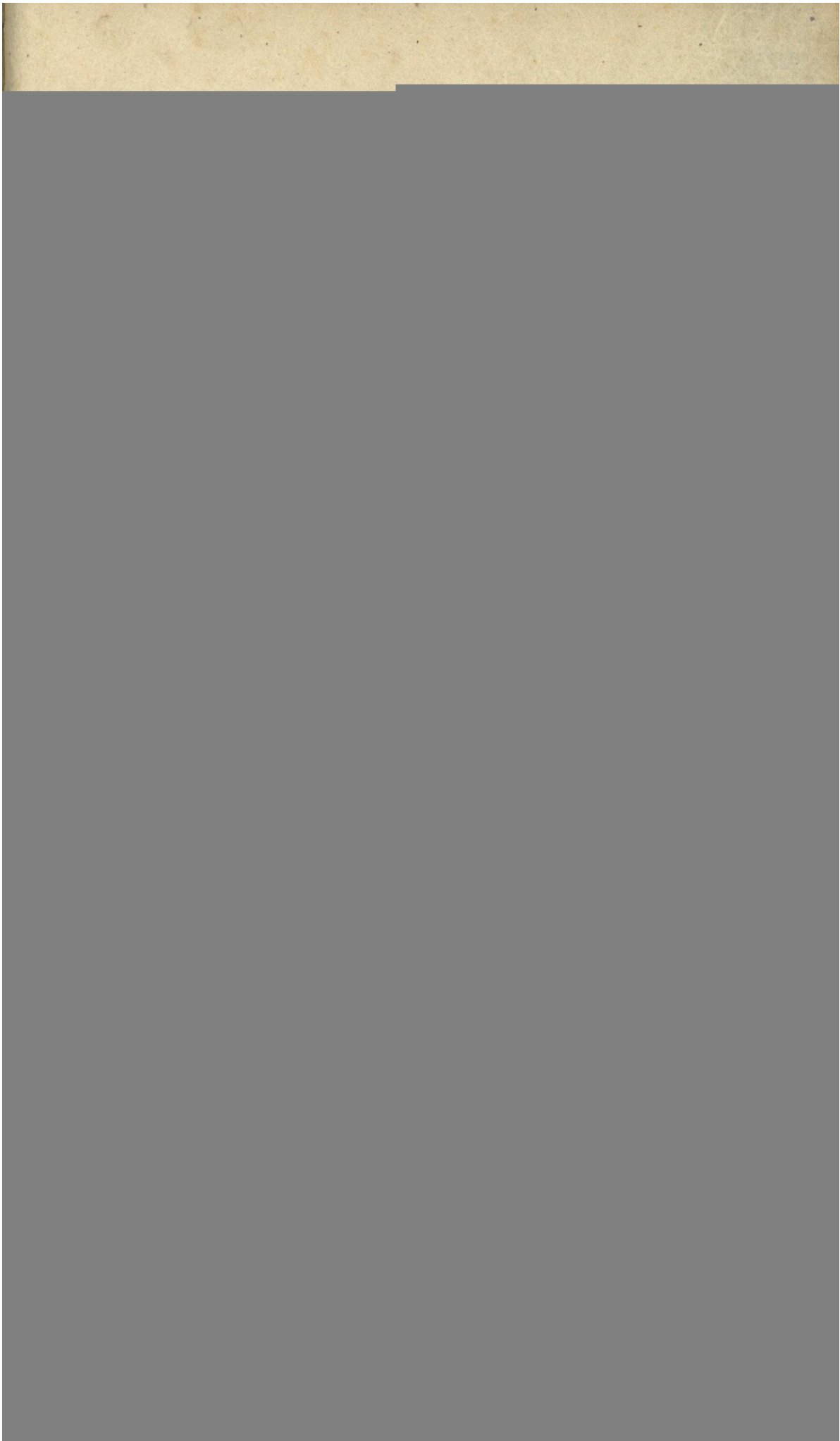
布及

邑人

出常

惟陽至化日非未得遠之而行里之處使死生

寥繼韻之無寒著萬泊次



為 響 兒 慘 執 違 恐 羅 念



鑄誨千萬幸甚

與春睡齋李文 壬寅

大耋之年離違鄉土逝矣荒隅歲月屢更親戚故舊之情正惟於窮途可見而不肖無狀自負先誼既未能拜餞中途尚不以一字仰候使吾先大人在世必不為爾慚罪萬萬無以自文即日冬寒漸淡伏未審旅館體候神衛不彼中距此雖非絕遠而嶺海之間風氣自別未知物情謠俗比南土何如而亦有一二士友來往相從知尊敬長老否守土之官亦或肯與相顧藥餌凡物往往得有資用否李咸昌老兄亦不意譴斥而適在同縣

日夕相對歡笑盡意乃或有忘卻在長沙時日否鄉者
鄭兄幼觀嘗委造納拜畧傳動止伏聞到彼後氣力不
減顏範充腴足以仰認平日定力有能自堅於患難之
中不以窮泰歡戚亂其心而鄭兄之不念舊諍遠路窮
尋亦可感也體仁侍率依遣而湖上先師奄棄後學同
志遑遑舉失依歸想執事聞此亦必為吾道興悲也近
者因從祖竹厓公所裒集先祖梧峯府君年譜草本稍
加彙括僅成一部而後生孤陋攷據難詳往往有欲奉
質而不可得亦可恨也年齡向晏外念漸薄就所居村
前錦山之麓臨水為亭此蓋吾先人所嘗留意盤旋之

逮不勝欽感而為乳孫忘猥煩懇亦蒙畱聽庶將服之
無數永膺多福其為幸賜何如也

與春睡齋李文甲寅

仙籙靈長 恩典重疊陞秩懸金位望益隆而顧惟殘
慵疾恙無間閉目塊坐雖欲一進獻賀承誨從容烏可
得耶即日亢陽如火伏惟燕養清謚對時神衛令孫戚
契尚未還侍否聞其以能詩得蒙 寵褒可想其逢時
吐氣增價三倍第念秋科日子與藏院享禮相值未知
當任將何以處之頃者豚兒從彼中歸畧傳德門僉契
謂當退行於科後此有前規云聞之不勝駭歎禮曰祭

祀以時又曰過時不祭是禮也退行科後非所謂過時
而大失禮者耶院長雖有故固當遞代行事况爲有司
之科行而進退乎雖是國試而有司應舉只是一人
之私事則爲一人私事而欲退行莫重享禮者固爲可
駭而前規之說尤極無稽此等說話年少稠中或率口
偶發不必深咎而第念吾鄉全沒紀緒此等意外之論
或發於一隅而相與唱和公傳道之則後生無知慣於
聽聞僂以爲當然而有欲遵行後弊將有難言不可不
豫爲嚴杜以絕其端故茲敢冒煩仰控伏惟垂教賜答
俾破愚惑千萬幸甚又伏念年前侍坐時說及先祖梧

冥花鳥無聊所謂溪山固佳特主人不好耳寧有平日
著述可以持納溷泥耶伏想長者方逍遙江曲養疾看
書或不無遣興諸作聊自歌詠若蒙大度不較因僂投
賜俾獲奉覽庶將追躡下風敢與賡和豈不足以小贖
前愆哉自惟不敏未副盛囑而反冀承惠惶懼萬萬簡
幅之賜非但屢惠不安知出於親自剪裁蓋亦德其物
哉偶占一絕錄呈或可以俯燭年來閒居意象也

答高南申文

七月初忽自襄陽獲承五月晦日賜書前書未及仰報
而後書繼辱兼以盛作詩文及謬詢禮疑爛熳盈掬顧

惟愚蒙實無一知半見可以仰塞盛須曷不蹙然惶愧也卽日秋氣漸高伏惟靜養調候神衛體仁奉親避癘一味畏約殘年所願只是飽喫得飯而潦雨敗麥十口累心秋事頗稔安得不爲民國稍慰耶禮疑諸條俱是大節精微固非所詢於蒙陋而旣辱盛教有不敢孤要竭瞽見冀蒙裁誨詩韻未能盡和特次求和韻及有感於中者數篇文則就其中有一二處可以奉質并論載紙末幸垂覽後因復還投俾得歌咏於閒中則所賜亦不少也承早晚欲自襄陽轉臨若蒙遂計溪山花鳥庶將共被輝光爲係幸不幸非細也

別紙

祧主旁題改不改

疑禮問解雖云當改而終覺有難處盛教所云祝文則書長房名主面則因存宗孫名不改者似得空體仁嘗以是奉質于蘇湖師席則師席所教乃謂最長房一時權奉固與宗孫奉祀有別似不敢以奉祀孫自處而最長次長年紀俱高數數輒改極為難處莫如以宗孫名不改而最長房姑且權奉其祀云云故鄙家嘗依此說不改祧廟旁題豈有別見可陳耶宗孫時書以高祖最長時書以曾祖或祖為未安則此說恐推之太濶似不

謂論在毫釐之間而未能相領者終無以得至融會境界安得不慨然以恨也所謂動而靜靜而涵動之理是心循環動靜貫徹始終是敬者來教劈破端的體仁豈敢有異見而第念動靜者是心而非敬之循環貫徹亦無由不失動靜之常鄙書之所以嘗并歸之一敬字而更不分論者此也所謂動常止者是為動中之靜即貞之著乎動者而發皆中節不失本然之靜者是不失為貞此靜之所以為性之貞者則來教謂攬入外來義理體仁固亦自料及此而鄙書之所以嘗引此者只以證明靜之為貞也此雖方在動境界而以其能止而靜故

喚做貞豈不足借引爲證耶所謂天下之動一者爲貞
體仁不待更加研究而亦自知取義之不同所以援引
至此者亦只取其定而一者爲貞而所以歷證古人之
用貞字處也細究厥義雖各不一而自惟取引非無所
主若蒙玩繹其義特垂領照庶或有以相與發明而辭
語冗長旨義不明乃令長者卻究論本語指證同異未
免有不盡人言之歎第切惶愧無已來教謂討論之際
惟虛心遜志實求是者然後言語可相入長者所以特
爲愚妄垂戒至此體仁雖無似敢不佩服終身以卒承
教意而顧惟君子聽言之道亦當尋究本意察其所以

不但以其文句之末而斷其可否然後庶不失取舍之
正而爲不背知言之訓執事於此未知自料何如也天
下之義理無窮吾人之所見各異同我者未必皆是異
我者未必皆非惟在虛心聽受折衷衆論一以至公無
私有以從違豈足沮撓憾恨於其間耶卽觀來教云殊
異乎淺陋之料不敢復言矣第恐此一語或未免帶了
些意思得無害於公平和樂意象耶仰恃德義不揆僭
率妄言至此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只增
惶猥萬萬

與李后山丙辰

卽日老炎愈熾伏惟好德虛寧日躋高明體仁屏居事
育衰病侵尋兼以阿堵之證最妨研討拋卻書史閉門
塊坐心界由是益荒意象由是難振若得嚴師彊輔日
夕在傍得以提警扶策則或不至全然壞卻卒墜坑坎
而寂寥孤居無與資發父子相對只覺無聊安得不瞻
仰高風翹首懸慕若不能自己耶第念年前以敬卽心
之貞一句仰稟書末至以刊補數語謂或有未備矣年
來試自點檢始覺鄙見之差而刊補註語要不出此貞
固貞常之義雖若汎而不切而心之主乎一身而無動
靜語默之間者實專賴一敬字存之固而克立大本得

其正而不失常度必如是看取然後其義始圓滿包該
不落一邊而向日盛教云云豈不的確可據耶顧以愚
昧膚淺之見嘗不肯篤信先進之論率爾傳會臆揣硬
說空長者之深惠於此而不欲與之強辨也近日閒居
往往讀及此書至這一句未嘗不怵然顧懷欲一自首
得更聽長者之教而淹留屢歲迄未遂計亦可謂不勇
於引咎矣伯維戚契無恙歡侍唯諾承訓不廢職事否
豚兒只是汨汨度了卻恐父子相攜載胥及溺深可歎
也

與金道彥直甫昆弟

庚辰

頃在校堂拔忙修謝未克究懷罷會之日天雨戲劇竟
敗良選悵恨何可既也即日新涼僉侍履平安否直甫
兄何時下山而在山時讀得何書一鄉波奔盡沒於詞
華之場而乃獨端居靜養絕祛外誘金昆玉友唱汝和
余念今儕友中惟吾直甫一人能辦此事他日知舊之
望豈無所歸耶如體仁者蓋亦不無其志而一切自欺
欺人無足道者頃於稠會中應接多方急迫紛擾易以
失儀平日所養於是可驗而禁戒不嚴省察未至尋常
談詭之際動靜之節往往不自知覺率意浮妄無從容
簡默之像有駁雜躁撓之患有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

者歸來靜思追悔萬端始信古人必於此等處存念雖
萬馬墮突風埃震撓而方寸澹然終以靜一自守然後
為能真有所養也棲雲之約宜赴已久而秋陽新曝木
綿方開日行原野監拾是事隴畝生涯雖固常分出則
操觚弄墨競名得失入而與田夫野老甘心比伍尚可
謂之有志氣乎好笑好笑

與金道彥昆弟壬辰

卽日春氣漸暖謹問僉服中起居如何每因來往人輒
叩聞消息而只得其休咎動止而已至於伯仲征邁金
玉相磨有日新不已之工而為知行敬義之實者則槩

乎未由聞焉居常鬱鬱繼以興歎欲一乘閒策驢從容
蘭室以平日所自疑晦於中而未及講質於師友者得
有以揀拈研討聞所未聞而各牽冗故蓋簪未易書問
亦闊是豈彼此之所期耶年齡婉晚外念漸薄區區一
心常恐得罪於朋友以負平日之志也頃適北遊歸過
蘇湖值丈席出駐海上只與一二儕友寥然經宿瞻望
高樓倍切懸溯歸期促迫未能轉透悵恨豈容盡言適
因僂付此而以眼疾呼倩不能究懷所謂長書千萬終
不如一面也

與金道彥直甫景蘊弘輔諸昆弟戊戌

清齋一別面面如夢卽日秋序向闌伏惟侍下僉起居
神衛仰慰區區體仁侍率依前而行役之餘觸寒成疾
呻吟累日尚未快健亦老矣無可爲者矣唱酬諸什馬
上攜來風烟在袖歸臥寒牕吟病吟詩卻不知諸兄之
隔我而我之不見諸兄也其後沃姪又從軒下歸謂得
與諸兄復用前韻相和而別以一帖來示觀於此足以
見諸兄別後之思蓋有未盡底蘊欣賞欣賞竊惟此事
本爲同志寓興而發非騷人才子跌宕相逐爲謔浪夸
耀之資而已當反實策勵相與警戒寓感發懲創之教
而爲萬一相益之地此固古人所尚而今此諸作全沒

此意思惟川沙翁前帖末聯最為淡切苟齋老兄轉聯
二句有自勉勉人之意斯則非後生之所及也所可愧
者惟題詩成軸一紙聯名紛然相贈此恐入標榜指點
前帖各篇下不書名姓戲題二字亦安知不由此入笑
囧耶幸諸兄之念之也杜門荒郊佳節且臨黃花落葉
相續滿眼獨學無與講疑病懷難以自振只增瞻想萬
萬

答金道彥諸昆弟

前承惠覆書及惠詩恍然若耕拜兼有柳兄及諸妙詩
皆翩翩佳作令人興起欲復奉一書以謝眷厚兼有云

云而顧非日用所急所以因循迄今未得奉報也即日
窮陰伏惟僉侍履起居神衛仰慰區區竊矚辱書長牋
此必出於伯氏兄老手辭氣字法宛然難誣而有嚴重
確實之意無僂薄躁擾之態此足以見年來存養既久
得力深厚非年少輕銳之可擬欽歎欽歎然所謂因物
詠物天機自露區區說著反欠平淡一條此何與鄙見
相謬也夫吾儒所急固與詩家不同若所謂詩家者流
固不嫌義理之向背口氣之虛實一以格律清奇意象
浩蕩爲貴故雖或與道義相反而未嘗不相與傳誦準
而爲式唐宋間諸名家無不皆然而吾儒則不然其日

用所急專在於反身親切體道不離庸言必謹庸德必
行惟恐一念之發一事之接或不出於道義之正而少
弛敬畏之心故其工夫刻苦警戒深切唱酬之作雖未
嘗一一傳會故爲有道之言有若楚人之像孫叔敖者
而心之所存必形於言或隱然爲言外之意或顯提爲
勉戒之辭而其格律未必以此皆卑意象未必以此皆
陋觀朱陸鵝湖酬唱詩可驗而推而上之如蟋蟀在堂
之詩不以詠良士矍矍而爲不美抑抑威儀之章不以
說屋漏不愧而爲不健若必以區區說著爲忌而以漠
然無所用心爲貴則或流而爲雷連荒亾之樂有所不

覺豈道不可須臾離之意哉所謂天機自露四字此又工夫到得熟後自然有此效驗安有不下工夫而遽望效驗之自露耶如莫若看讀語孟等書客氣消磨義理雋永者此正好著工夫在而若欲真切下工於語孟之書使詩句得力而至客氣消磨義理雋永則所謂消磨雋永此亦其效驗之著而乃一以莫若字冠之一串連說者語意頗傷急迫無積累涵泳之漸而不免錯認效驗以爲工夫若下所謂不知不覺從容道德此一語此又工夫造極後已到得自然境界心與理相安物與性相順極其言優周旋中禮之聖人而博學之以下諸學

者有不敢遽擬亦所謂發得太早在者而莫若二字尤
不可以連貫及此也體仁嘗竊謂老兄從前固有此等
意象似不免急迫故乃嘗妄有云云而老兄幸不以爲
非今又所示如此此或老兄年來存養既久造詣益深
自念有與前日大異而若已到從容地界故遂自述其
經驗實事欲以勉人而乃復云云耶不然此殆老兄平
日氣象甚好意思自闊有不向親切細密辛苦不快活
處隨分做去而病根自在有未拔去故尋常日用之間
往往不自知覺而輒發言語雖其養德既久而猶自云
然豈不大可戒者哉故體仁嘗竊以爲與其汲汲求效

驗莫若汲汲做工夫與其先要從容莫若先做刻苦蓋
論誠意而欲心廣體胖者莫若先從毋自欺著工止至
善而欲赫喧宣著者莫若從切磋琢磨上做工欲學顏
子之不違者莫若從事於博文約禮欲到曾子之曰唯
者莫若積真於戰兢三省必如是爲法然後庶幾不錯
於爲學而其效驗之各隨其工夫自著者是將有不期
然而然所謂勿忘勿助積漸融化而鳶飛魚躍活潑潑
界亦當由此可至何嘗汲汲期擬責效目前有如老兄
所云耶若以所惠詩篇論之所謂王道隨聖遠之句此
特有與愚意相契竊意老兄或自有所激而發也夫王

伯之說不明而人心日以陷溺世道日以紛淆逞其私
智急於苟成切切然計較長短而爲枉尺直尋之道此
其心術之巧蹤跡之詭殆有甚於顯揭名目者而本領
旣誤隨事輒露往往有欲掩而不可掩此莫非伯家餘
術功利遺習而千古聖賢相傳至純極正之道無由得
見其面目則此體仁之所嘗痛惋興慨不能自己者學
者要當先透此關必劈出於天理人慾義利公私之分
有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底氣象然後庶幾不淪於雜
伯而爲純王至正之學平居自厲未嘗不以是爲戒而
今老兄之詩忽及於此隱然有痛傷之意非自有所激

於中而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曷足以及此此體仁所以
自謂有契而欲相與勸戒無怠幸老兄領得此意否平
日相從只照心曲未嘗以一言相規今此縷縷蓋欲以
古道相期要勿相負自今以往幸諸兄共以此爲務勿
少推借要相告戒體仁雖無似亦不至訑訑拒人聞同
志責善之言雖未能一一卽行亦知其出於相愛而不
相恚幸勿以爲慮而各要盡言也

與金道彥 壬寅

黃葉滿山豎冰且至伏惟侍餘靜養有相觀書玩理日
有淡趣慰仰區區省郵兄聞亦平迪幸甚而主簿兄新

遷郎署云信否兄弟遊宦且將次第祿養慰賀慰賀蘇
湖遺稿繕寫之役今至何境連汨憂病不得一番來往
未詳顛末甚鬱甚鬱體仁秋間為構江上小屋子畧用
心力荒歲此役自覺沒緊而黽勉經始亦自有感傷之
意此懷豈足與人人說也况此等事只是外物於自家
實事全無交涉時自反念曷不坦然含愧耶所欲言者
甚多奉拜未易臨紙只切冲悵

與金道彥

癸卯

杜門荒郊歲色向暮昨年此時湖上景色何如日月如
流祥期不遠感痛追慕之懷同志者想與無間也頃拜

辱覆亦已多日伏惟省餘靜養神衛慰祝萬萬體仁侍
傍粗遣而月前聞丹城都處士竹泉翁計此其人實非
末路人物生在下方初極縱逸一朝忽然向此邊就正
有道反躬飭行行年六十汲汲如不及雖不免偏向躬
行上用力而牢固確實無流俗脂韋之態豈不毅然可
敬乎一自樑摧之後吾黨之聲勢日孤而老成如此老
者又不起其所係不少茲以奉告想在同門之義亦應
一般悼惜也從姪鼎五不無可爲之志而讀書講義只
向家間相討乃欲就近門下有疑輒質退與同志從遊
其爲計亦云可嘉幸勿與相外處以子姪之列難疑答

問之外雖至日用細節輒一一告戒誨責不逮得與爲
成物之功千萬幸甚此子志氣固不陋而往往闕於細
微若得師友相輔之力庶終有可觀也湖上相聚不遠
萬萬在面悉

與金道彥景蘊弘輔諸昆弟乙巳

苟齋翁奄棄同志此何事此何事也天之生斯人旣昇
之以資性之好而充之以同學之工其所成就之者已
不少豈忍止於是而已耶顧今吾黨無祿山樑奄頽一
脈殘緒不絕如縷所與相恃只有若而同志可以相與
扶策警勵以期無窮而其中慈良溫雅該洽精敏有體

用知行之實而兼窮通隱顯之業有如吾苟齋翁者天
又奪之斯速此豈一門一鄉之運而已耶客臘石田歸
路臨訪江皋見其容顏嫩輝若敷韶華暮春重來之約
至以花蕾爲期丁寧顧語誓不相欺而及到花辰寂然
無音方日夕瞻詠跋余以望畢竟至此已矣尚復何言
計音之至與家兒臨風慟哭不覺失聲終日慘慘無以
定情此懷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營闈九壑之下伯氏亦
已衰晚抱疾長逝者魂魄亦無以瞑目而平日弟兄之
間志業相須天倫知己曠世難遇而一朝割去半體將
何以仰慰慈念而得以自遣也言念至此不覺於悵雖

然古人於此等處固有堪處之道僉兄豈不素講耶况
在老親之下道理自別冥冥有知亦必以此望於弟兄
僉兄想已自料而抑又念今日之為賢弟地者更無可
為惟要收拾遺墨綴鋒遺事以明其志行之萬一而已
疚哀營窆中或無以暇念而此事亦不可緩未知如何

與金道彥

苟齋翁去後實無意於把筆作書以寄兄邊兄之不肯
一言以相訪亦出於此意耶雖然平日所與無窮相期
警戒勸勉底道理實見在面前不以人亾或息一二存
者若能不替舊誼來往從事有疑輒相叩有得輒相眎

爲劫磋觀善之道而略有所立於晚境是爲萬一不負
吾先師以友之地而九原他日庶將藉手有顏豈不益
與相勉耶冬寒漸深風霜搖落閉門江臯懷仰倍切伏
未審日間太碩人鼎茵神衛省餘履萬重否想日月
已久悲憂稍定湛樂講討之工雖不免虧了一邊而亦
自有日月征邁之實足以保合太和日進昭曠而不自
已者恨不能仰叩萬一以警昏愚也體仁獨坐山樊冰
霜滿江意象殊覺寒苦耳日間試讀朱子書幾遍間以
就經傳幾章隨分翫究或不無會心處聊自點檢始覺
此心真是元來一箇活物有不忍少須臾放捨昏墮了

任作死底物事大理人欲誠僞人鬼路頭真切用工處
實於是在焉閒居念及不覺悚然懷懼每朝日上廳房
室瞭然若照徹心界遂有感於提掇此心瞭如出日之
義戲題牕面得十六句為牕銘善撈集古人箴贊名言
而非直由我出者也略備日用存省工夫節度而敬之
一字實貫動靜徹始終欲一持覽同志以質其愚而自
慙鋪張未敢提進惟待早晚面叙一論耳向者趙茶甫
到藏院書來見其立志之堅用力之實有非今日所易
得知平日出入門墻得力甚多不勝歎賞懶翁遺稿繕
寫事此老兄所嘗眷眷不已者而始遂其計實盛事也

未知以何間下手也春間嘗試為一長牋論致曲之義
欲投進請教而適際來威拋在篋裏有不必終隱茲令
兒輩騰出以呈幸乘間一覽辱與可否也

答金道彥論致曲書

丙午

客臘承惠復長牋辯上曰慙實下嚴深切體仁雖無似曷
不自知其所以臆然反省灑濯自新而顧惟膠滯之見
融化未易以來書所論之詳而讀一番則滋一端疑晦
讀兩番則滋兩端疑晦始看若未易領會再看始尋語
脈得究其下落歸趣夫老兄積久研討之餘必無失照
之理錯認之患既有疑晦在中未能痛祛則徇徇面謾

此古人所戒第念說往說來漸入纖細地界微密條緒
繁夥乍平立談之間有難畢陳抑又念不會變入思議
只要立說若與之爭先較捷者這意象亦所當戒莫
如綿以時月從容翫究須變質之以章句或問參之以
儒賢定論竅一知半見或少進於優游涵泳之中而乃
始奉質則庶幾得回舊見不背實理遂常存識在心時
自記起或閒居無事父子對討或清夜孤坐潛心默會
切勿以急迫紛擾求之而及茲春半時日已久蓄疑積
思依舊難解雖欲終無一言得乎竊惟道之全體廣大
悉備無物不包無物不統而全體之分是各為一曲譬

如山水一
象八卦六
西銘理一
為人物君
領是為三
之經禮三
為三千曲
限小底曲
無數大小
不為曲哉

之隨感發見是固定分作四曲看了而仁之中又有親親仁民愛物之各爲曲義之中又有忠君悌長尊賢之各爲曲推之禮與智皆然而就其中又細分之則親親之曲也而又有養生送死養志養口體之各爲曲仁民之曲也而又有時使薄斂省刑罰明教化之各爲曲禮之分而又分智之分而又分莫不皆然而其界分既殊彼此不同則不得不曰此曰彼稱之以彼曲此曲雖細如毛髮微如沙土而當以其首末表裏分彼此矣故據精粗而論之則當以其精粗分彼此據深淺而論之則當以其深淺爲彼此曲之所分不別彼此不得何必盡

如天地之廣山川之大其高下遠近彼此分立之勢有
截然易見然後始可以彼此稱之哉於是而若只以其
大者爲曲而不察於其小者之各爲曲乃曰一直去底
無曲折彼此云爾則是正所謂樂渾全而惡分析所謂
見輿薪而不能察秋毫不免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
已豈所謂析之極其細而不亂者哉至若推致二字揆
以字訓韻書參以古書所用是蓋有引運底意有轉移
底意必於其循次進向處輒用這字而若於見今所據
地分上只要其保守勿失則未見用這字不但推字爲
然致字亦同夫孰非從此至彼因一至二爲引伸觸類

底義耶惟其所推之形各因其所據地不同或有大推
去底或有小推去底或自外推入或自內推出或有推
上去者或有推下來者或分出旁推或一脈直推或正
推或反推正推者其所推必密反推者其所推必闊試
歷論之則如因天之理而推地之理因人之理而推物
之理是推之大者也自一箇推至二箇自一分推至二
分是推之小者也因其情而推至性之本善觀已發而
推論未發之中者所謂自外推入也自中心之忠而推
而爲恕因在心之理而推而度物者所謂自內推出也
升高自卑而因下學推而上達者非所謂推上去者耶

因往古推占來世而雖百世可知者非所謂推下來者
耶自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而推類以
盡其類則所謂分出旁推也自親親而推爲仁民自仁
民而推爲愛物自保赤子而推爲保四海則所謂一脈
直推也凡推去推來漸次前進者是爲正推若所謂推
入向內推出向外推上推下旁推直推等推是也凡對
待相反反此推彼者是爲反推若所謂觀物反己原始
反終舉一隅反三隅等推是也正推者必從近向遠循
次轉致有不可陵躐地界故其推也不得不密反推者
必反乎此而推及於相對之地引乎是而越推於相反

之物故其推也不得不闕於其闕推之中而又有不得
不密推者今於其反此推彼而就彼分上又欲一一推
究則是爲闕中之密而若論其所以推之之法則大小
內外上下有直正反之推莫不皆以引轉觸類爲義未
嘗只守其見方所據地分是何嘗有橫說豎說之異其
義哉故凡所謂推致云者是必有其見方所據一段已
然地分或得於理之自然而發者或得於人之做得而
成者其爲見據已然地分則一矣故就這分論之則是
謂自家已得底境界而不容更待工夫做了直是因據
了爲其權輿基址保守勿失而特因此漸漸引著推及

未然而要致其極則是之謂推致雖其地界微密不啻
若秋毫之細而既自有已然未然之別則當以其已然
所因者爲此以未然方推者爲彼因其粗而推其精則
粗爲此而精爲彼因其表而推其裏則表爲此而裏爲
彼因其隱赤子而推至保四海則隱赤子保四海豈不
分爲彼此也因其恥穿窬而推至羞爾汝則恥穿窬羞
爾汝豈不分作彼此乎故凡下推字莫不因其有彼此
之形必因此推彼因一推二而其見據已得者則不過
爲所因之基其未然未及者是將爲當推之地論其大
則如大學老老而興孝長長而興悌恤孤而不倍是絜

矩推行
倍之上
乃已然
長長恤
至二分
漸就厚
在於二
說到此
何必反
之曲其

忍入井一端
本原上好涉
天光日影勿
端的專出於
之雜則非且
察識端倪
養愛護保字
養嬰兒要
嘗就這第一
若然則是不

得其一箇真切之界端的之體而無由致其保養之實
直急要廣推遠致之術而已其爲害何如哉故凡欲因
善端發見而推致之者是必如擴泉之始達者其最初
湧出一脈水則固已通了一竅不容更待掘鑿而惟從
旁邊轉拓引灌然後方始爲擴底功如煽火之始燃者
其最初噓出一點火則固已著物得起不容更待吹噓
而惟將別薪延燒然後乃始爲煽底事非必因其已然
爲基已得爲本而特更加引伸之功爲漸次推去者耶
然則此有不必專就大賢論之雖庸衆人莫不皆然蓋
天理之在人心固無聖狂賢愚之別而若論其邂逅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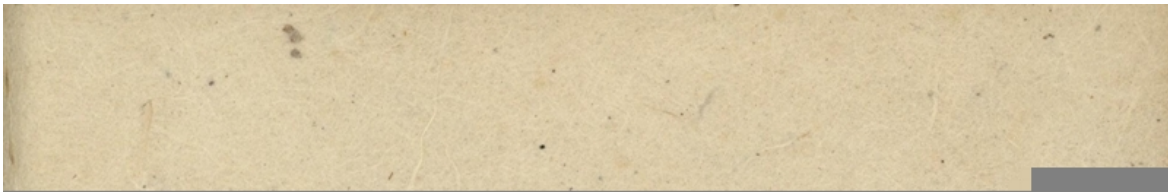
見則雖至惡之人亦不能無此一曲

有朱子說在大凡學首章小註

人之於大賢地位不同其所發之端雖不無大小之別而若因其已發為一曲以已明處為基而特循此擴充推去則其節度方法彼此無異章句所以必兼舉并論特謂之大賢以下者其說固極完備而鄙說嘗偏舉於前書乃亦察之不精語之不審安得不蹙然含愧耶竊觀大學補亡章小註有朱子說發明所謂因其已知益窮之之義乃曰知元自有纜要去理會則便是這些知萌露便是這箇骨子透出來卻不是理會箇知如今只是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

不知今夫元初自有之知必待理會萌露者雖與善端
自發見者較異而若論其已知者不更加理會只因其
端推致云者其次第節度豈不足以相引勿照乎故在
明明德章下小註饒雙峯說有曰明之之工有二其一
是因其發而充擴之使全體皆明一是因其已明而繼
續之使無時不明始知明明德工夫固亦有已發已明
底第一曲而說到充擴繼續則爲但推致其未發未明
者也此其說固亦可驗矣抑又念治國章如保赤子一
節下小註有朱子及諸儒說皆以其教與化不作推說
謂必到平天下章然後方始爲推至於孝悌慈之爲推

之本者則不過以守而勿失爲要有曰人所同有而能
守而不失者鮮云云則推字本義之所以必爲因此推
彼因一推二者觀於此豈不較然可驗乎然則如章句
所謂自其善端發見之自字或問所謂因其發見之因
字是亦惟在看取如何今以這自字若把作自今伊始
自此下手之自則所謂推致之工固若并舉第一曲言
之而若看作自其界自其後之自則其善端第一曲乃
不入於推致中矣以這因字若把作因其方發因其方
見之因則所謂推致之工固若必就最初曲下手而若
看作因其已發因其已見之因則其發見最初曲乃不





若或不外因僂投示得有警悟何幸何幸前此所論致
曲一說承老兄最後書諭蓋老兄之言約而易知而鄙
說則煩而難究老兄之言完備無罅而鄙說則零碎苟
艱正所謂有知無知不但較三十里者也雖不無各據
一方未能盡人言之歎而其大體則得失較然曷不幡
然改圖甘心自首耶從違去就之間士君子氣象意思
固不容有一分吝滯宜卽一書稱謝而泐汨未暇今始
畧陳幸老兄之諒照之也前此縷縷煩陳畱在清案適
足爲累幸以兩次長牋勿嫌還擲使之得以淡懲前日
之非而或有所論說自訟則此在老兄亦與人爲善之

